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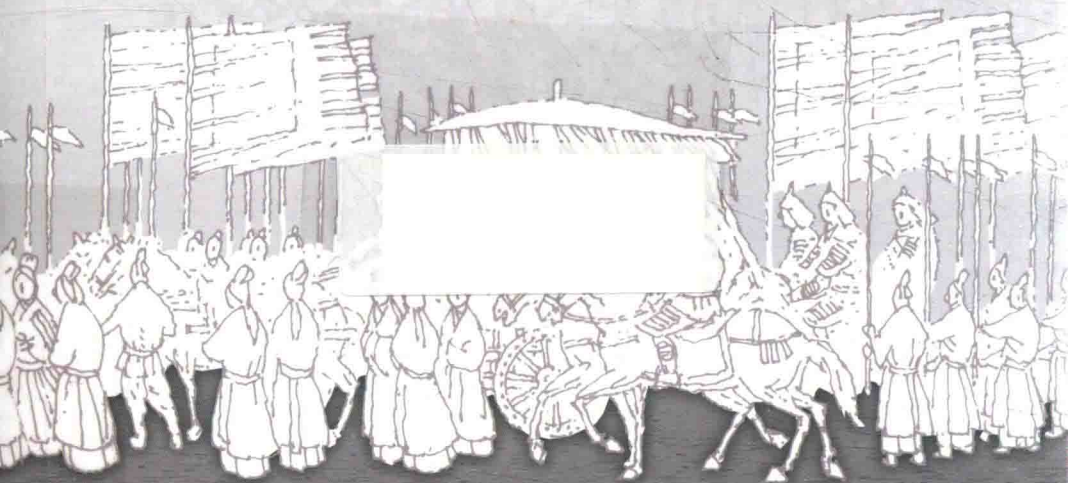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资金
资助项目

和親之路

从长安出发
HEQIN ZHILU



齐安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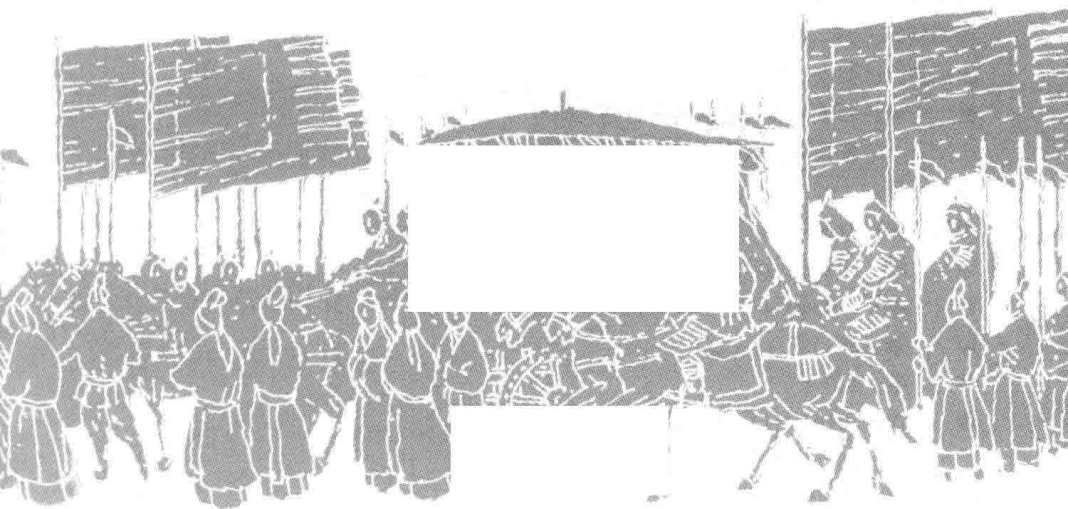
西安出版社

和親之路

从长安出发
HEQIN ZHILU

汉
下卷

齐安瑾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亲之路. 汉: 全2册 / 张艳茜, 齐安瑾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541-3618-8

I. ①和… II. ①张… ②齐… III. ①和亲政策—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28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7108号

和亲之路 汉(下卷)

著 者: 齐安瑾

出 版 人: 屈炳耀

策划统筹: 莫 伸

审 读: 韩红艳

责任编辑: 吴 革

封面设计: 何 岸

版式设计: 王 苗

封面插图: 李秦隆

内文插图: 董雨纯

责任校对: 李雅菡

印刷统筹: 尹 苗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

影视演艺大厦11层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雁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28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1-3618-8

定 价: 76.00元(全2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齐安瑾，陕西靖边人，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发表小说《青姐》，散文《诗本灵性：子页印象》《来自生命的三首诗篇——记只曾谋面一次的李联》，文学评论《纪实文学的本质：事实即反思——读莫伸〈一号文件〉有感》及影评若干。作品散见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



鲁元



绾丝



庆阳



华如



硕人



泰和



贤和



细君



解忧



昭君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魯元公主

和亲之路

莫仲



出版人	屈炳耀
策划统筹	莫仲
审读	韩红艳
责任编辑	吴革
封面设计	何岸
版式设计	王苗
封面插图	李秦隆
内文插图	董雨纯
责任校对	李雅菡
印刷统筹	尹苗



1 / 镜水夜来·秋如雪

鲁元公主刘青萝

67 / 此心空落恨天涯

绛丝公主刘覃

131 / 云影重叠双双入

庆阳公主刘荷

199 / 天涯零落·有人怜

华如公主刘姝



265 / 叶叶声声滴到明
硕人公主刘如月

319 / 愁红带露
泰和公主刘依依

381 / 梧桐树·三更雨
贤和公主刘兰

后记 / 从长安出发的公主，今在何方？

目 录

镜水夜来·秋如雪

鲁元公主刘青萝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单于，在北方称霸。紧接着西汉诸侯王韩王、代相叛汉，西汉与匈奴定和亲之路。关内侯刘敬奉命护送夏侯婴管家之女青萝作为公主替身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青萝大胆炽烈，与冒顿单于度过人生中最为华彩的四年，后在试图制止匈奴侵扰张掖时感染风寒，死于范夫人城，享年20岁……

四月的草原总是弥漫着一种生气，青草还在略带萧瑟的风中摇摆，虽然未绿，却已有勃勃生机。帐篷中炊烟袅袅，妇女们不停地忙碌着。帐篷外不远的地方，成群的牛羊涌动，孩子们挥舞着皮鞭追赶着羊群，成年男子骑着马在四周狂奔，似乎在庆祝冬天终于过去了。

然而这个春天却因为太子冒顿的突然归来充斥着一种杀气。

头曼单于兵帐内，左贤王呼衍渥、右大将兰骑正与头曼单于商定国之大事。

呼衍渥焦急地说：“我王！虽然咱们东有东胡、西有月氏，看似受到莫大的威胁，但昨日有密探回报，东胡内乱已起，月氏国内子民早已倾向于西迁，所以二族根本不足为惧，它们并非我大匈奴的真正对手！”

兰骑听了呼衍渥之言顿时怒气冲冲：“我王！月氏强盛百年，一直与东胡两面胁迫匈奴子民，还逼我们送太子冒顿去做人质，欺我匈奴久矣！如今我们已经夺回来了咱们数百里草原，趁此时机，直接灭掉它又有何妨？”

呼衍渥听了此言更加焦虑地说：“切莫再提将太子入月氏为质之事！太子为质，本应两国修好，哪知你们只知一时意气，反而急于攻伐，致使月氏要杀太子，陷我王于不义……”

“如今太子逃归，量他月氏奈何不了我匈奴！”
兰骑轻蔑一笑。

头曼单于听他俩激烈争辩，立马说道：“无须多言！这都是神的旨意！当时遣冒顿为质，一则受月

氏相逼，怕他们越过流沙地区堵了咱们向南侵袭的通道；另一则你们也都清楚，丘林阏氏为我生下蒙儿，神托梦于我，蒙儿将来能接续我的功绩，成就匈奴一番霸业，所以派太子为质。待入秋的祭祀大会上，即废冒顿太子，新立蒙儿为太子。”五十岁的头曼单于顿了顿又说：“不过，我也确实不喜欢这个野性十足的太子！”

呼衍渥一听，立时看看帐外左右，轻声说道：“我王圣聪！但冒顿太子勇猛健壮，有如我王年轻时的风姿，实为我匈奴之福。之前送其为质，难免他心中有所愤恨，如今盗得良马，拼死逃回，切记……”他更谨慎地左右提防，“一心则用，二心则防！”

“左贤王多虑了！冒顿这小子从小就跟着我，胆力十足，魄力过人，虽有野心，但也是将才之野心！他一直想统领我族人攻打东胡、月氏，替我王分忧！”兰骑说完放声大笑。

头曼单于听了兰骑的话，更是放心地说道：“自淳维先祖至我头曼，匈奴经历千余年，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哪有今日这般的凝聚力。冒顿我儿，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将才，将来辅佐蒙儿，为我匈奴子民

开辟新的领地！今赐他万骑……”

三人哪知，帐外有个十岁的须卜鞞以追逐小羊的幌子将话都听了去。他瞬间翻身上马，向远处马厰疾驰而去。

马厰中喂马的正是太子冒顿，他听完小须卜鞞的报告，拍拍马头，沉着冷静，眼中露出腾腾杀气。

“何须万骑，千骑足矣！”

呼衍氏与兰氏原是黄河以北的两个小族，本属于月氏，后来逐渐与之分离，在高阙、阳山一带定居。然而这也是他们的两难之地，向南入秦，生活习性难以适应，向北则时刻受到月氏、匈奴、东胡的侵扰。在匈奴被东胡、月氏、秦夹击之下，他们毅然放弃高阙、阳山一带趋于稳定的居住条件，追随头曼单于迁徙至克鲁伦河乔巴山一带，慢慢发展壮大，如今各自有封地，成为匈奴贵种。可惜两族在匈奴势力逐渐扩大南迁的时候渐渐有了分歧，甚至有些敌对。

呼衍渥父亲呼衍赫者喜欢中原文化，随头曼单于向北逃时，带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部分简书，其中有

《礼记》《孙子兵法》《诗经》的残篇，去世之前叮嘱家人一定要让宗族中的后辈诵读经典。所以，呼衍渥这一代的八个兄弟中除了老八呼衍庆有些骄奢，其余七人均既有智慧又有才气，其中五人为辅政大臣。虽不是一奶同胞，但亲如同生。他们随着头曼单于出生入死，时至今日，老大呼衍渥官至左贤王，老二呼衍蜚为右大都尉，老三呼衍赞为左大当户，老六呼衍恩为左骨都侯，老八呼衍庆为左大将。

兰氏一脉亦是匈奴贵种，右大将兰骑为兰氏第三代，勇猛好战，年纪轻轻却已是战功赫赫。头曼单于因他一片忠心，又是如此骁勇，故次次赏封。兰氏族人们则因他位最高权最重，所以都听命于他。可惜他见识短浅，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如今又有些居功自傲，觉得头曼单于重用不会带兵出征的呼衍一族是因为呼衍一族存心谄媚，心中闷闷，所以动辄跟呼衍渥作对。

整个五月，冒顿带着他挑选的一千人马在草原上飞奔。有时四日不归，但在第五日太阳落山的时候，冒顿必定率领着一队人马归来。有时六日不

归，但在第七日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又率领一队人马归来。

他的爱妻，16岁的艾艾格每天除了问候头曼单于和冒顿的生母挛鞮阏氏，就是饲养驮着冒顿从月氏逃回来的这匹良马，她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连儿。因为是它才将自己与冒顿重新连接在一起。

这一天傍晚，艾艾格看见冒顿带领着一队人马从远处山上归来，也突然来了兴致，骑着连儿就迎了上去。冒顿和兵士们由于过于疲惫，都有些无精打采，但看见草原之花策马而来，队伍一下子有了生机。兵士们欢呼起来，冒顿也开怀大笑。

艾艾格在临近队伍的時刻冲冒顿调皮一笑，换了一个方向。

“驾！”清脆的嗓音划破天际。

哪知冒顿胜券在握，下马后一个哨声，连儿自动调转方向，朝着冒顿跑来。冒顿一跃而上，搂紧艾艾格，在一片欢呼声中向山那边疾驰。

他们在一个羊群前停下来相拥而坐，艾艾格依偎在冒顿怀里。

“你这次走了整整六天，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

回来。”

“这次我们一直往北走，到了乔巴山，那里有一条河，叫弓卢河，可惜它的源头在东胡。我一定要攻下东胡，让你夏天去额尔古纳河洗澡，冬天去那儿滑冰，看我们打猎。”

“那你下次带着我和连儿吧。”

“连儿？”

“嗯，是我给它起的名字。”艾艾格指指马头说，“是它把我们重新又连在了一起。真的，如果你再有一年不从月氏回来，我就要死了。”

“我答应过你的，就一定会回来。”

“我要谢谢神灵保佑你！”她还想说要谢谢父王在冒顿回来的当天就赐婚，但她忍住了，她知道哥哥的心中有仇恨。

“你还是这么一直为我祈祷。”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从小就你一个亲人。为你死我都愿意，何况是为你祈祷！在我心里，你就是王！”

冒顿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立刻紧紧地搂着艾艾格，吻了吻她的额头，脸上却布满愁云。

“这是什么？”艾艾格躺在他怀里，发现一个骨制的类似于哨子的物件。吹口不大，旁边还有三个小孔，尖头也有个小孔，插着一个带着黑色缨子的小箭头。

“这叫鸣镝，是我跟月氏人学着磨成的。他们用的是彩色缨子，我回来以后全部都改成黑色缨子了。你看，从这一吹就会发出非常刺耳的哨声。兵士们只要听到哨声就会向哨声聚集。”冒顿指给她看。

“那把这个小小的箭头吹出去怎么办？”她看得出奇。

“箭头吹不出去，要用这个巧弓射出去。聚集兵士以后，我再射出箭头。这把响箭射向哪里，我的兵士就会射向哪里。”

“你们这些天出去都射到什么了？”

“兔子、狐狸，还有几只山豹。”

“还有山豹？我就知道冒顿哥哥最勇敢！”

“比山豹更可怕的动物我们都能射死它！”

“哇，这有一个红色缨子！”

“嗯，这是你给我做的第一个缨子，还有你笨手笨脚的影子，我要永远把它带在身边……”